

社会万花筒之中国好故事系列丛书

缤纷人世间 · 精彩好故事

剪裁青春



邵宝健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社会万花筒之中国好故事系列丛书

缤纷人世 · 精彩好故事

剪裁青春



邵宝健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剪裁青春 / 邵宝健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068-5795-6

I. ①剪… II. ①邵…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1082号

剪裁青春

邵宝健 著

-
- 丛书策划 尚东海 牛超
责任编辑 牛超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越朗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795-6
定 价 24.80元

目 录

剪裁青春	1
泥墙上的花展	12
肖时川回乡记	24
“流浪画家”的奇遇	34
送花工的爱情	38
邂逅一杯好茶	42
小女孩的谋略	47
一梦千年	52
特别的请求	56
特殊的摸奖	60
民间视察	63
极品礼包	66
一念之差	69
挂在花环上的童鞋	73

宝黛招牌店简史	92
箍桶匠和他的儿子	126
谢幕前的小酌	132
滴泪的花环	136
清香一炷	140
临终的安详	145
七石缸传奇	149
寻找眠石	153
吼一声	158
亲情纪念	161
得失由天	165
幽默片警胡噜卫	168
湖畔往事	171
柴禾和他的一条缝店面	174
巧手妈妈	178
箍桶匠和他的儿子	181
红 橘	187
竹海深处的灵感	191
两个锁王	195
悲悯的雨点	200
今生她是一棵树	203
门 风	207
系红绸带的奖瓶	212

乡间小裁缝的梦想	215
声音复仇	222
腼腆者的讲台	226
蜡 女	229
玩名片	232

剪裁青春

—

江南古镇的一隅。两幢旧式楼房对峙。一条小街相隔，要是有一块三米长的跳板搭上对邻两家的楼窗，便成了可通行的天桥。

这条古老的小街，什么样的吆喝声没有？！“棕棚修哇？”“破套鞋、破皮鞋补哇？”“卖汤圆喽！”“爆米花嘞！”……而最持久的、最动人心弦的吆喝，是来自绿衣使者——“凌小满，《人民文学》！”“凌小满，《萌芽》！”“凌小满，《青春》！”……

总有一个很文气的男孩——不，是小伙子了——吱嘎一声，拉开旧陋的落地窗式的门，探出被一绺黑发盖住的额头。他的脖子过分长了一点，手臂也过分长了一点，不必走出门便接收自己订阅的期刊。他是那样的稚气，肩削，眉

秀，眼睛像两颗黑宝石，白皙的脸上逗留着一种近似女性的柔美和羞涩，这使得他即便是21岁的年纪，看起来仍像个大孩子。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的歌声，飘进他家的窗口。

凌小满搁下笔，苦笑。他正在创作小说《红的花，绿的叶》，案头上的稿纸，被涂得红一片、蓝一片。

对邻是他初中时的女同学闵娜的家。小时候，那些挂鼻涕的岁月，她唤他“满哥”，他称她“娜妹”。其实他比她还晚出世两个月。用一条棉纱线拴上两只火柴盒，对窗“通电话”；一个扔进来一只苹果，一个掷过去一架纸飞机；趴在窗上，向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撒白纸屑，被大汉们拖下楼，挨一顿揍，还互相安慰：“不哭！”初中毕业的那阵子，她扔进一个日记本，扉页上写道：“祝你像江上的白帆乘风破浪。”他投过去一只精美的小匣，里面装满各式漂亮的纽扣。童年。惊慌的小雀；少年，沉默的白鸽。而现在。当他的唇边萌出一层毛茸茸的黑汗毛——是个地道的小伙子了，他便不和她来往了……

“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歌声又飘入耳畔。他有点受不了。用两手捂着耳朵。糟糕的是。这样一来，那个极妙的构思给捂掉了。歌声更热情了：“比那宝石还要灿烂……”

他吃不消了，把窗钩、窗玻璃弄得乒乒乓乓响，把怨恨、憎恶、恼怒，也传递过去。很有效果，歌声便消失了。

二

多少天了，凌小满趴在窗下写啊，读，读啊，写。冬天，把毛毯披在身上御寒；夏天，穿上长筒雨鞋和厚厚的卡其长裤，以挡蚊虫的侵袭。

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高考落榜后，他便关起门来，潜心攻读中外文学名著，暗暗立下鸿鹄之志。为此，家里的人——他在外埠某厂任会计师的父亲，在镇上电器商店任营业员的母亲——对他的这种打算，实在是再满意不过了。日长月久，凌小满的小楼上就有了两只很大的书柜。在书海里，他认识了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梅里美、罗曼·罗兰、雨果、司汤达、大仲马、莫泊桑……他记下一本本笔记本。仿效杰克·伦敦的自修办法，把妙词美句抄在纸片上，挂在窗帘上、橱柜上，床架上和门背上。

凌小满是个聪慧的孩子，有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乏生活的感受。文学的熏陶，使他初步懂得该怎样去驾驭文学语言。他写他平淡的少年，没有梦的童年；把街弄轶事、邻居趣闻组合成一个又一个故事；他的父母、姑母、大姐、同学，都一一成了他作品中的人物原型。稿子一篇篇发出去了。可惜全部石沉大海。后来他了解到，三千字的文稿不退，复写稿不退，就一律写成三千字以上的。于是一篇篇习作退回来了。千篇一律的铅印的、客气而热情却是全无希望

的退稿信。他并不失望，反而怀着更大的热情写啊，写。退稿已经盈匣满屉。福楼拜曾鼓励莫泊桑：“天才，无非是长久的忍耐，努力吧！”他觉得就像对他说似的。他所写的题材更多了，触须更敏感了……

在等待稿件回音十分烦躁的时候，他也偶尔走出那古老的小街。他做过三个月的搬运工，两个月的熬药员，一个半月卖棒冰，在食品厂任宰猪助手，只干了十天。这些劳作的收入，充分武装了他的书柜。

这是秋季里的一个黄昏。凌小满在书店逗留了片刻，毫无收获。因为他的衣袋里连一角钱也掏不出。恋恋不舍地向琳琅满目的书架告别，在街头踟躅。为秋风的凉意所感动，决心再一次向善良的母亲求助。

若有所思，蹙着眉，这意味着有深刻的思想。他就是带着这样的表情，来到他母亲的身边。他的母亲还是第一次用不信任，不满意的眼光看着她的儿子：“哪来的钱呢？”上月，她已经支付了60元钱给儿子添置书籍。

他不想力争，决定向姑母求助。姑母是个胖墩墩的退休女厨师。她为他倒了一杯白开水：“小说家，近来赚了多少钱？”明显的揶揄混在对侄子关切的温情里。她喜欢小满，曾为这个聪明过人的侄子而自豪——碰到熟人，总忘不了夸奖他几句。小满这次来她家小坐，第一次遇到主人沏茶不放茶叶。他是非常敏感的，不寒而栗。于是，他打消了向她借钱买书的念头。他领略了受奚落的滋味，痛苦不已，发誓再也不踏进这姑妈家的门槛。

三

凌小满走回那条古老的小街，一头扎在床上，怔怔望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众人对这个奋斗了两年却毫无收获的大孩子失望了。父亲写信来劝他就业，母亲甚至唠叨着，不能长期白白供养他。小街上的顽童痴笑他为“书呆子”，旧日的同学视他为“怪物”，有个亲戚还怀疑他患上了精神病。只有对楼那位似乎有点浮躁的闵娜姑娘依然如故——只要发现他也在楼上，就唱起颤抖的歌。

门外有人喊：“凌小满，信！”

凌小满爬起来，趿着鞋，嘭笃嘭笃走下楼。一封厚厚的印有杂志社红字的信套。他的手在颤抖。根据经验，信件越厚，希望越小。

他拆开信套。小说《红的花，绿的叶》的退稿。他不免长叹。可是当他一展开稿纸，却飘出一张不同往昔的纸笺，心口不由得一热。

那是一位未署名的编辑老师的漂亮手笔：

……你的习作，文字不错。但人物形象苍白。从你的多次来稿中，可以看出，你的生活底子浅薄，缺乏对生活进行艺术剪裁的能力……

剪裁！两字下面还注了着重号。他急匆匆去查阅词典，不甚了了。

四

黄昏是难熬的，他在小街上踟躅。一张布告吸引了他的视线。是招收裁剪训练班学员的通知。嘿嘿！裁剪——剪裁，两字之颠倒。有意思。他遐想开了，这两个词组说不定会有什么巧妙的内涵联系，与其这样身无分文地守株待兔，还不如先学点手艺再说。他身不由己地踱到出示这张通知的办公室，报了名。

又是一个烦躁的晌午。凌小满由于和母亲发生了口角，赌气不吃午饭。重看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第五遍了。他为马丁的自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奋斗所折服，更期待有一天像马丁一样：好运像太阳一样升起来。

“凌小满，信！”绿衣使者再次莅临。

他瞅见邮递员手里持的是一封薄薄的信。他顿时热血沸腾，心跳加快，手颤抖。他的脑子里即刻像过电影似的，记起仍在外做长途旅行的六篇小说稿。不知是哪一篇的运气！

凌小满拆开信。是一份录取通知书——与小说毫不相干。他将成为第九期裁剪训练班学员，为期一个月。他差一点晕了过去……

五

秋光明丽。凌小满终于走出他的书房，第一次坐在镇工

会的小会议厅里。黑板上，九个彩色隶体字：裁剪艺术和艺术裁剪。一位十分年轻俏丽的姑娘走上讲台。他甚感震惊：她就是对邻的闵娜。使他更为惊诧的是，闵娜居然是主讲老师。这个昔日爱哭鼻子、头发发黄的丑小鸭，什么时候竟出落得这般俏丽和艳美？她能讲个啥，一个初中生，这不是笑话？他的心火辣辣的。

闵娜穿了件裁剪得体的玫瑰红西装，咖啡色直筒裤，高跟皮鞋，显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座无虚席。她的脸红扑扑的，抿嘴一笑：“同学们，生活是美的，花是美的，爱美之心人人皆有……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服装剪裁是很有意义的……”

寂静。凌小满愣住了，她是从何处学来的，那一流的诗一般的语言？

闵娜克服了腼腆，视线离开讲稿，口若悬河：“人的体型，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俗话说，‘量体裁衣’，量体是裁制服装的第一道工序。量体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裁剪质量……”

突然，她的视线遇上了听众席里的凌小满，她的话打起顿来。不过只是一瞬间，她又恢复了常态。

闵娜初中毕业后，顶了爸爸的职，在服装厂做裁剪工。她的勤学苦练，技术进步很快。四年后，她就成了这古镇上第一流的裁剪师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偷偷爱上了小满。只是秘密地藏在心里。当她知道小满想当作家，更是暗暗高兴。她真想和他谈谈，又下不了决心。都长成大孩子

了，同时长大的还有矜持和羞涩。她常在楼上唱歌，意在让他搁笔休息一下。她相信他能成功的。

下课了，闵娜发现凌小满：“满哥，你也来学裁剪？”她还是用孩提时代的昵称。

凌小满刚要接上话，一群学员簇拥着她，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向她投掷。她含笑，娓娓而谈。他被冷落了，他的心，泛起一阵惆怅的涟漪。

真是鬼使神差，凌小满居然天天到课，甚至从不迟到。还是她的脆生生的声音：“男上装一般只测量衣长、胸围、肩阔、袖长、领围等五个部位；女上装除测量这五个部位外，尚需加量臀围和袖口……”

男学员们都哈哈哄笑起来。凌小满心里只有苦笑。在一片哄笑声中，闵娜不动声色地坚强地站立着，凝视着，像一尊雕像。这个印象，使他久久难忘。

他开始研究发下来的裁剪讲义。他常备在身的记录美的印象的笔记本，都记满了什么基本线、轮廓线、等分线、连折线、省、归拢、拨宽等符号；在专记妙语的小本本里，记下了顺、劈势、翘势、凹势、困势等术语的解释……

“这条线画错了，满哥。”闵娜在学员画线作业时，对凌小满的检查特别严格，而她的温柔、湿润的眼眸却含着笑。

小街的夜晚。两个长长的身影。

“满哥，难道你要写裁剪师傅的小说？”

“唉，说来话长……”

几年来，闵娜和凌小满还是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当她听

了他关于那封退稿信的倾诉，忍不住朗笑起来。

他沉默不语。她敛住笑，黑暗中去拉他的手，抚摸着：“满哥，你可千万不能泄气啊。”

“娜妹，你不知道……”他缩回手。他想说，楼阁上的生活是多么难熬；他想说，那些遥远的等待是多么焦灼；他想说，遭受冷落和鄙夷是多么痛苦。可是一张嘴，就顿觉得语汇贫乏，串连不成话。

六

凌小满向母亲要钱。当他母亲知道儿子的心思，绷紧的脸松弛了，堆满笑：“好，好。”这样，凌小满的小天地里，添了蜜蜂牌缝纫机，电熨斗，各式剪刀。书架上，摊着裁剪讲义、《时装》《生活之友》，而窗帘、床头、门背上贴满写有裁剪“要领”“须知”的小纸片。

裁剪，燃起了这个大孩子潜伏的兴趣——求学时，他的几何成绩特佳，画图也颇有根基。他完全被这一新的劳作迷住了。

闵娜又在楼上唱：“青春啊，青春……”

他开始幻想：如果用一块三米长的跳板，便可在两楼之间搭起鹊桥。

可是，有一天，那歌声消失了。闵娜一家迁居了——搬到南园新村，离这小街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凌小满终于在母亲的怂恿下，搭上轮船，去上海大舅家

做客——大舅是个西装裁剪师。三个月过去了，春来了，凌小满重返小街。他投递出的稿子，如黄昏的羊群，差不多全进“圈”安眠了。

不久，他在家门口挂起了编号为03028的个体营业执照。

凌小满取费低廉，制作时间快，讲信用，质量好。他一下子变成了古镇上颇有名气的人物。这阵穿西装成热门，他的小店几天工夫便门庭若市。婀娜的姑娘，英俊的小伙，天真的儿童，蹒跚的老人，纷沓而至。他的两只书橱，慢慢地被顾客的衣料和成品摆满，起了质的变化，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而他的书籍和手稿，则被打成大包小包，逐渐迁址到小楼的搁板上。

母亲的絮语，爸爸的教训，邻居的嘲弄，亲戚的揶揄，街坊同学的防范，全消失了。凌小满又变成了一个好孩子。亲友们纷纷请他赴家宴，那个胖姑母又逢人便夸：“喏，我的侄子小满，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

七

初秋又一个爽朗的黄昏。凌小满正低着头忙于裁剪。一片片布角在他的剪刀下耷落着。

小街上有人喊：“凌小满！”他探头朝街面一看，是闵娜。他俩已经有多少天没见面，说不清楚了，反正她呢，自从迁居后，去长春一趟，去沧州一趟，全是和发展服装经营的事有关的。多日不见，反而说不出话来。

她静静地打量他。他的脸似作了润色，光溜溜的，思纹消失了，唇边蓄起小胡子，耳边夹着一支带嘴的香烟。衣饰考究，西装革履。室内的摆设也大有变化，电视机、录音机、落地电扇、落地台灯，应有尽有。

“满哥，你最近写了什么小说？”她终于问出声来。

凌小满嘴一努：“这，嗨！不搞了，那劳什子，我不是那块料。”

闵娜惘然了：“你……？”

“我每月能挣千把块钱。”他踌躇满志地搓搓手，“生意做不完呐……”

她的眼睛热辣辣的，噙着泪：“都看了些什么书……”

“真是的，我不缺钱，我也没时间看书。”黄色的软尺披在他的肩上，一晃一晃的。

闵娜说不出话来，一股酸楚的遗憾的滋味，涌上心头。

凌小满瞄了瞄她，很有点怜悯的口吻：“你，还是个四级工吧，唉……”

她把随身带来的一本杂志留在案板上，默默地下了楼。当她走出这条小街的时候，回头投过去幽怨的泪汪汪的一瞥。

是忙中偷闲吧，有一天，凌小满偶尔翻起闵娜留给他的那本杂志，视线颤抖了。一篇题为《剪裁青春》的短篇小说，作者署名：凌小满。篇末还附有该杂志编辑部查询作者通讯地址的启事。

他双手捂住脸。他想起来了，自己是曾写过这么一篇东西。大颗的泪滴从指缝流出来……